

满语 X de 的论旨角色研究*

王晓娜

[摘要] 满语格助词 de 具有丰富的语法语义功能。本文基于现代语言学格理论、题元理论、论元结构理论，借鉴现代汉语论旨角色层级体系，依据满语语言事实，提出 de 内部性质不同，可以看作与格标记和介词。当 de 作与格标记时，X de 为动词的核心论元成分；作介词时，X de 相当于一个介词短语，除被动句中的 X de 外，为动词的非核心论元成分。其次，当 de 作与格标记时，X de 可表达与事、结果、对象等三种论旨角色；作介词时，X de 表施事、领有者、工具、场所、范围、来源、原因、时间、条件等九种论旨角色。最后，当 de 作与格标记时，X de 可在双宾句中作间接宾语、致使句中作结果补语、形容词谓语句或不及物动词谓语句中作宾语；作介词时，X de 主要作状语。将 de 分析为与格标记和介词两种属性，可以较好地解释 X de 语法语义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此外，研究表明 X 必须为名词性成分，可以为代词、光杆名词、复杂名词短语或名物化结构。

[关键词] X de 论旨角色 语法功能

引言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语言类型上属于黏着型语言，其主要特点是运用词缀的变化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且拥有丰富的虚词。《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的序言（万福 1894:2a^①）明确指出：“且清文之难，纯在虚文，而在实字。起合之准绳，非虚文，无以达其义；贯串之脉络，非虚文，不克传其神。”虚词尤其是格助词的研究是满语语法研究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满语格助词数量多、语法语义功能复杂。满语属于 OV 型语言，格助词不能独立使用，主要依附于名词性结构后表示特定语法意义，承担不同的语法功能。本文主要聚焦格助词 de 及其所构成的 X de^②结构，开展论旨角色类型及语法功能的研究。

*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满语虚字类文献整理与研究（23YJC740066）”、沈阳市社科联基地课题“满语动词论元结构研究（SYSK2024-JD-34）”以及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汉英动词论元实现与事件句法结构对比研究（JYTMS20231668）”资助。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一并感谢。

① 文献页码 2a 中，2 代表底本的页码数，a 代表某页的上半页（b 代表某页的下半页）。再如，文献页码 27a1-2 中，1-2 表示某页的第几列，27a1-2 表明该例句来自底本第 27 页上半页的第一大列和第二大列。文中其他同。

② 该结构中，de 是满语格助词，X 指与 de 相关联的名词性成分。

一 已有相关研究

目前满语格助词 de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传统结构语言学和 Fillmore (1968) 格语法框架下的研究，主要对 de 的性质、X de 的语义及其语法功能进行分析与探究。

首先，关于满语 de 的性质，《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舞格 1730:1a) 认为 de 为方向格、位置格与工具格，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刘景宪 (1989)、邓晶 (2008)、季永海 (2011:211)。赵展 (2014) 指出 de 具有四种格的属性，分别为位格、方向格、与格、工具格。孙宏开等 (2007:1978) 在讨论满语实词和虚词的分类时未提及格助词，de 等格助词在满语词类中未占据独立地位；de 被描述为“附加成分”，定性为与一位格。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1983:76、94) 认为 de 是附属词类中的助词，为与格；Gorelova (2002:163) 也认为 de 为与格 (dative case)。

其次，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梳理满语 X de 的语义类型，但范围大小不一。有的从满汉翻译的视角，列举所有可能的语义对应表达，语义更为具体，数量也较大。如《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舞格 1730:1a) 指出，满语 de 具有表达“时候字，又地方字，处字，往字，又给字，与字，又里头字，上头字，在字”等语义。《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万福 1894:1a) 将 de 的语义归纳为“里头、上头、时候、给与、在于”。安双成 (1991) 指出 de 本身没有实在意义，de 与其前相关联的名词性成分一起表达时间、地点、原因、对象、工具等五个语义概念。季永海 (2011:211-212) 认为 de 表方向时具有“向、于、对于”等义；表位置格时具有“在……里、在……上、在……时”等义；表工具格时具有“按照、凭借”等义。赵展 (2014) 指出 de 作工具格表示“靠”“凭借”“按照”；作方向格表示空间和时间语义；作方向格表示“向”“往”“朝”“跟”“对于”等义，作与格时表示“予、给、于”之意。也有学者从语义角度出发，提炼抽象的语义概念，如 Gorelova (2002:182-183) 认为满语格助词 de 具有接受者 (recipient)、受益者 (benefactive)、经事者 (experiencer)、工具 (instrument)、地点 (location)、时间 (time) 或因果 (reason) 等语义角色。除语义范围大小不同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语义到底是 de 本身的词汇语义还是 X de 的句法结构所决定的？

最后，关于 X de 的语法功能，Gorelova (2002:183-185) 认为满语格助词 de 在句中同所关联的名词成分共同作句子的间接宾语或状语。赵展 (2014) 认为 de 作工具格时，在句中作句子的状语；de 作位格、方向格、与格时，在句中作补语。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满语 de 的性质及 X de 结构的语义和语法功能进行了有益探索，对满语学习与翻译及满语格助词探究均作出了贡献。能够达成共识的是，满语 de 是一个功能语类，并不表达实在意义。根据力提甫·托乎提 (2004:44)，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所有的格都可以用 K 来表示，KP 表示格短语。关于 de 的语义格，学界基本认同可以表达方向格、工具格、与格，但 X de 可以承担的论旨角色或语义角色的数量范围大小不一。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现代语言学格理论、题元理论、论元结构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满语语言事实，进一步系统梳理 X de 的论旨角色类型和语法功能。

二 de 的性质

Fillmore (1968) 认为格的概念有两层：一是格功能，表达名词性成分与动词之间的语义

关系，如施事、受事、工具等语义角色；二是格形式，表达语义关系的形式手段，如介词和语序。格功能属于深层结构，也叫深层格，呈现动词与相关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基本语义关系，具有普遍性；格形式属于表层结构，也叫表层格，各语言实现格功能的形式手段不同，有的用词缀，有的用前置词，有的用后置词，有的用语序，具有个性特征（何午、秦明明 2006）。从格形式的形态角度看，格可以分为形态格和抽象格。比如满语用丰富的格助词来表达格语义关系，属于形态格；而汉语主要依赖语序来实现格语义关系，属于抽象格。

以 Chomsky 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吸收了 Fillmore (1968) 的研究，建立了格理论和题元理论 (Chomsky 1981; Ouhalla 2001)。根据格过滤 (case filter)，所有有语音形式的名词短语都必须有格。格的功能主要让名词短语或论元成分具有可见性，可以接受题元指派，从而在语音和语义接口得到恰当解读。反之，若一个名词性成分没有格，则不可见，也就不能接受题元指派，所得到的句法结构在接口处不能满足接口条件，不能被恰当解读，导致句法推导崩溃。在最简方案框架下，格是论元成分的不可解读特征，在句法推导过程中需要通过一致操作来赋值，格也是解释名词性移位的重要依据 (Chomsky 2008)。由此可见，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下的格是对论元成分而言，在此框架下，论元被定义为谓词所表达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具有指称性，常常对应客观世界的实体，语义类型为 $\langle e \rangle$ 。论元的数量由动词的词汇语义决定，也就是词项的子语类语义选择特征决定。论元的格由句法位置决定，宾语位置的论元成分也叫内论元，由 V 指派宾格；主语位置的论元成分也叫外论元，由 T 指派主格^①。对于三元谓词而言，除主格和宾格外，动词还可以给第三个论元成分赋与格。

类型学视角下格的研究，主要从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视角区分核心格和边缘格。根据鲁方昕、陈保亚 (2019)，核心格指标记不及物动词或及物动词核心论元关系的格，边缘格指标记所有非核心论元的格。对于宾格配列语言来说，核心格包括主格和宾格；对于施格配列语言来说，核心格包括施格和通格。边缘格包括属格、与格、地点格/离格、工具格、向格、伴随格等。在鲁方昕、陈保亚 (2019) 所考察的 50 多种格语言中，只有一半的语言有与格，即便与地点格相比，与格在分布上都不占明显优势，所以将与格归为边缘格，而非核心格。但在格序列排序上，与格要高于地点格，基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从历史演变看，地点格总是向与格演变；第二，与格的语法化程度比地点格高；第三，与格具有更丰富的语法功能。

综上，格涉及语义和语法两个层面。语义层面就是格功能或深层语义格，可决定句子的基本语义内容；语法层面的格形式决定了句子的基本语法框架结构 (周小臣等 2013)。力提甫·托乎提 (2004:44) 认为阿尔泰语系的格助词为功能语类 K，与其前的名词性成分形成 KP 短语，核心为 K。但生成语法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功能语类是普遍的，对于没有形态格标记的其他语言，词库中就没有语类 K，这与普遍语法的精神不一致。因此，格助词 de 的语法性质必须在跨语言公认的语类集合中寻找定位。依据 de 的虚词性质、不可独立性、依赖名词性成分为宿主等特点，de 与介词语类最相当，都可以引介名词性成分，可以表达丰富的语义内容。但满语 de 在双宾句中可以标记接受者，是与格标记。结合鲁方昕、陈保亚 (2019) 地点格同与格的历史演变关系，我们可以推测，满语与格标记是从地点格语法化而来。因此，满语 de 的语类性质为介词。从核心论元角度出发，de 就是与格 (Gorelova 2002:182)，是语法化了的形态格标记，为谓语动词的一个必有论元成分，是句子成句的关键要素。从非核心论元格角

^① 格指派生成语法理论后期的核查理论中叫格特征核查，在加标理论框架下通过一致进行赋值。

度看, de 相当于介词, X de 主要表达谓语动词的环境语义信息, 为句法构造的非必要成分。

三 X de 的论旨角色

“论旨角色 (thematic role)” 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Gruber (1965) 和 Fillmore (1968) 有关谓词与相关名词结构之间语义关系的研究。后为 Chomsky (1981) 吸收, 并以论旨准则 (theta-criterion) 身份存在于管约论和原则参数理论框架中, 用来过滤不合法的句子。

按照生成语法投射主义 (projectionist approach) 观点, 论旨角色是指由谓词依据其与相关的名词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而指派 (assign) 给这些名词短语的语义角色。谓词有其固有的论旨角色, 这些角色表示谓词所涉及的主体、客体或动作、行为、状态、处所或动作的地点、方向、终点、原因及引起的结果、凭借的工具等。带有论旨角色的名词短语就叫论元。据 Chomsky (1981:36) 提出的论旨准则, 论元与论旨角色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每个论元带且只带一个论旨角色, 每个论旨角色被指派给一个且只有一个论元。论旨角色旨在透过表层的语法关系, 更深入地了解谓词与论旨角色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这种语义关系对语法的影响 (顾阳 1994)。论旨角色的语义特征包括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两个维度。动态特征指不同类型的论旨角色在述谓结构中所具有的语义特征, 即在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如, 施事具有施动性、受事具有受动性、结果具有渐成性、与事具有自主性、工具具有移动性、材料具有变化性、处所具有不变性等。论旨角色的动态语义特征不依赖于充当论旨角色的名词性成分本身的词汇语义特征。论旨角色的静态语义特征, 指充当某种论旨角色的名词性成分本身的语义特征。袁毓林 (2002) 指出, 论旨阶层指论旨角色在词汇概念结构中的排列形式, 认为论旨角色是按照阶层等级的形式排列的, 如: 施事>处所/终点/起点>受事^①。论旨角色在论旨阶层中的位置与其在句子中的位置直接相关, 如施事通常占据主语的位置, 处所通常占据状语的位置, 受事通常占据宾语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 论旨角色不是纯语法的成分性概念, 而是在句法概念中加进语义内容, 是一个句法—语义接口概念 (徐烈炯、沈阳 1998)。

袁毓林 (2002) 依据原型理论, 构建了现代汉语动词的论旨角色层级体系,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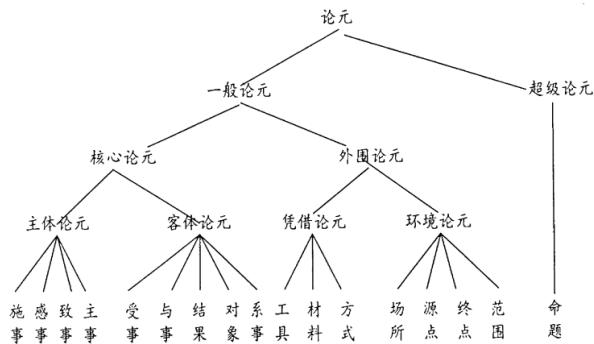


图 1 现代汉语论旨角色层级体系

^① “>” 表示从右到左施事性越来越强, 能占据主语的位置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反之, 从左到右受事性越来越强, 能占据宾语位置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该体系首先将论元分为一般论元和超级论元。超级论元（super argument）指由谓词性成分充当的论元，这种论元本身具有完整的论元结构，表达一个完整的命题事件，也可以称作事件论元。一般论元又包括核心论元和外围论元。核心论元指动词的必有论元，对构成基本的述谓结构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成分。核心论元包括主体论元和客体论元，其中主体论元主要实现为句法上的主语，占据主语位置；客体论元主要实现为句法上的宾语，占据宾语位置。外围论元指动词的可有论元，起到对基本述谓结构的扩展作用，从而形成复杂命题。外围论元包括凭借论元和环境论元，主要实现为句法上的状语，占据状语位置。

下面将借鉴袁毓林（2002）现代汉语论旨角色层级体系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基于 *de* 与格与介词的性质，结合满语语言事实，系统考察满语 *X de* 的论旨角色及语法功能。

（一）作与格时 *X de* 的论旨角色

经考察，我们发现当 *de* 为与格标记，*X de* 为动词的核心论元，表达与事、结果、对象等语义角色。

1. *X de* 表与事。*X de* 表与事的语义时常出现在由“给与”义动词构成的双宾句式中。对双宾动词来说，与事跟客体（theme）相对，与事为指人宾语，为间接宾语；客体表达指物宾语，即经历空间位移或状态变化的事物，为直接宾语（张美兰 2014:8）。例如^①：

- (1) tere emgeri jiha be minde bu-he.
3SGNOM 已经 钱 ACC 1SG.DE 给-PFV
他已经把钱给我了。（赵展 2014）
- (2) bi xabi de emu debtelin bithe bu-mbi.
1SGNOM 学生 DE 一 本 书 给-PRS
我给学生一本书。（赵展 2014）
- (3) te bi qohome sinde banigan bu-me ji-he.
现在 1SGNOM 特意 2SG.DE 谢义 给-SIM 来-PFV
我今天特地给你道谢来了。（《清话问答四十条》，27a1-2）
- (4) hukxen be gemu nivalma de bu-he.
龙鹰 ACC 都 人 DE 给-PFV
龙鹰都送了人了。（《清话问答四十条》，53a5）

例 (1)-(4) 中都含有动词 *bumbi*，相当于汉语动词“给”或英语动词“give”。除例 (3) 是副动词 *bu-me* 形式外，其他例句都作为主要谓语动词。*X de* 表达给与事件的接受者，可以紧挨着主要动词，也可以远离主要动词，形成两种语序。a 类：主语+*X de*+直接宾语+V；b 类：主语+直接宾语 *be*+*X de*+V。例 (2)(3) 属于 a 类，例 (1)(4) 属于 b 类。两类语序结构表达的语义一致，都是某人将某物（直接宾语）给与了某人（间接宾语）。但是在 b 类语序结构中，直接宾语成分强制要求带宾格标记 *be*，以标记其与主要动词的语义关系，并区别于 *X de*，避免语义解读歧义。此外，*X de* 作与事时，*X* 通常为指人的代词或名词。

^① 本文语法标注符号：圆点（.）：多个语法功能间隔；连接号（-）：语素隔开符号；1、2、3：第1、2、3人称；SG：单数；ABL：离格；ACC：宾格；AUX：助动词；CAUS：使动；COND：条件副动词；DE：格助词 *de*；GEN：属格；IMP：祈使；INS：工具格；IPFV：未完成体；NEG：否定；NMLZ：名物化；NOM：主格；PASS：被动；PFV：完成体；PL：复数；PRS：现在时；PST：过去时；Q：疑问；SBJV：虚拟语气；SEQ：顺序副动词；SIM：并列副动词。

2. X de 表结果。X de 表示施事施行某个动作或行为造成的结果，在句中充当补语成分。例如：

- (5) iletu mimbe guqu-i feniyen de o-bu-ha-kv kai.
 显然 1SGACC 朋友-GEN 群 DE 成为-CAUS-PFV-NEG 啊
 明是把我不算在朋友之列了。(《清话问答四十条》，34a5-b1)
- (6) tere aika ujen fisin be ambaki de o-bu-me,
 3SGNOM 若是 庄重 厚重 ACC 装大模大样 DE 成为-CAUS-SEQ
 他若把庄重当作大样，(《清话问答四十条》，35b5-36a1)
 ete-tata be goqishvn de o-bu-me tuwa-qi,
 跳跳踏踏 ACC 谦逊 DE 成为-CAUS-SIM 看-COND
 把轻佻算作谦逊的看，(《清话问答四十条》，36a1-2)
uju-i beliyan de o-bu-re ohode.
 第一-GEN 呆子 DE 成为-CAUS-IPFV 倘若
 是头等的呆子。(《清话问答四十条》，36a5)

满语 X de 表结果常见于致使句，可以形式化表达为“主语 + Y be + X de + V”，其中主要动词含使动标记 -bu，整个句式表达主语使某人/某物达到什么结果的语义。例 (5) 为省略了主语的致使句，minbe “我”为满语第一人称单数宾格形式，是致使动词的致使对象，guqu-i feniyen de 为主要谓语动词致使 minbe “我”的结果。同理，例 (6) 为完整的致使句，主语为 tere “他”，也是致事者，句中含有两个致使表达，用并列副动词 -me 连接。其中，ambaki de 和 goqishvn de 两个 X de 结构分别作动词 obume 的结果。由例子可以看出，致使结构的语序跟上文提到的 X de 作与事的 b 类语序很相似，不同在于动词的语义。当动词表达“给与”意义时，X de 表达动作行为的接受者，作与事；当动词词根上附加使动标记 -bu 时，具有致使意义，此时 X de 表结果。

3. X de 表对象。X de 指动作行为目标，在句中充当宾语。例如：

- (7) adarame minde baili jafa-mbi? 怎生谢我？(《清话问答四十条》，51b2)
 怎么 1SGDE 恩情 拿-PRS
- (8) arsari niyalma de duibule-qi o-mbi-u?
 普通的 人 DE 相比-COND 可以-PRS-Q
 比得寻常人吗？(《清话问答四十条》，15b1)
- (9) age damu bi sinde ja o-fi, ainame uttu dabala.
 阿哥 只是 1SGNOM 2SG.DE 容易 成为-SEQ 苟且 这样罢了
 阿哥只是我好说话儿，将就罢了。(《清话问答四十条》，37b5)

例 (7) 中 X de 表示 baili jafambi “报恩”的对象，例 (8) 中 X de 表示 duibuleqi “比较”的对象，例 (9) 中 X de 表示 ja-ofi (字面义为“容易”，在这里表示好说话) 的对象。X de 表对象与双宾结构中表与事不同，双宾结构中动词为双及物动词，自身词汇语义蕴含三个事件参与者，除 X de 以外，还涉及一个带标记 be 或无标记的宾语成分。而表对象的 X de 所关联的动词常常为不及物动词，语义上要引出对象成分，需要借助格助词 de，如例 (8) 中的 duibule，意思是“比较”，为不及物动词，自身词义决定了一定需有一个比较对象。例 (9) 中 ja 为形容词，形容词不能直接带宾语，若想表达关涉的对象，需要借助 X de 结构来实现。

(二) 作介词时 X de 的论旨角色

当 de 为介词, X de 在句中为状语, 其论旨角色特点为: 在被动句中表施事, 是动词的核心论元; 其他情况下, X de 为动词的非核心论元, 表达领有者、工具、场所、范围、来源、原因、时间、条件等八种语义角色。

1. X de 表施事。施事指自主性动作、行为的发出者, 先于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独立存在, 能够施行某个动作或造成某种事件或状态(袁毓林 2002)。《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1894:3a)提到“上 de 下 bu 为‘被’字, 用法如同上有 be”。X de 在满语被动句中, 表达施事的论旨角色, 用于引出动作行为的真正施事者。例如:

- (10) bi inde gele-bu-he. 我被他吓到了。(Gorelova 2002:183)
 1SGNOM 3SGDE 吓-PASS-PFV
- (11) weri de basu-bu-mbi. 被人耻笑。(《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下卷, 3a4-5)
 别人 DE 耻笑-PASS-PRS
- (12) gvwa de gida-bu-mbi. 被人欺压。(《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下卷, 3a4-5)
 别人 DE 欺压-PASS-PRS
- (13) asaha fasaha baita de sidere-bu-re jakade.
 匆匆忙忙貌 事情 DE 绊住-PASS-IPFV 因为
 有些俗冗羁绊住。(《清话问答四十条》, 22b4)
- (14) elemangga niyalma de weihukele-bu-mbi kai.
 反倒 人 DE 轻慢-PASS-PRS 啊
 反被人看轻了。(《清话问答四十条》, 35b3-4)
- (15) niyalma de eime-bu-mbi. 惹人厌烦。(《清话问答四十条》, 37a1)
 人 DE 厌烦-PASS-PRS
- (16) niyalma de akda-bu-ra-kv o-mbi kai.
 人 DE 信任-PASS-IPFV-NEG 成为-PRS 啊
 就令人不信了。(《清话问答四十条》, 39a4)
- (17) elemangga niyalma de ubiya-bu-mbi kai.
 反倒 人 DE 厌恶-PASS-PRS 啊
 反倒让人厌恶。(《清话问答四十条》, 57a1-2)

例 (10) 为完整的被动句, 主语、宾语全部出现, 句子主要谓语动词为句尾的 gele-bu-he, gele 为动词词根, -bu 为满语被动标记, -he 为完成体标记, 在这里表达过去发生的事件。其中 bi 是零标记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主格形式, 语义上表达“吓”的受事者; 行为动作的施事者由格助词 de 引出, inde 为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他”。例 (11)-(17) 均为省略了主语的被动句, 主要谓语动词都含有被动标记 -bu, 真正的施事者均有格助词 de 引出。X de 表达施事的语义角色时, X 可以是指人名词, 也可以是事物名词; 可以是代词, 也可以是普通名词; 可以是简单名词结构, 也可以是带修饰语的复杂名词结构。无论如何, X 必须是具有名词性特征的结构。X de 虽然表达施事角色, 但在句法上同英语被动句一样, 由主动句的主格降级为斜格 (oblique case), 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 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是可以省略的。因此, 袁毓林 (2002) 提出的汉语动词论旨角色层级, 指出施事为动词的词汇语义决定的核心论元, 并且主要实现为主语, 但是在被动句中, 由于降格操作, 其语法功能实现为状语, 也就是语

义角色并不是判断句法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

2. X de 表领有者。谓语动词常为系动词 bi, 表达某人拥有什么物, 在句中作状语。例如:

- (18) minde xolo akv ofi tuwa-nji-ha-kv.
1SGDE 空闲 NEG 因为 看-来-PFV-NEG
我没有工夫不曾来看望。(《清话问答四十条》, 15a3)
- (19) sinde baita largin be, bi sa-r-kv se-re ba akv.
2SGDE 事情 繁多 ACC 1SGNOM 知道-IPFV-NEG 说-IPFV 处 NEG
你的情况繁, 我不是不知道。(《清话问答四十条》, 15a4)
- (20) minde endebu-he ba biki, dere toko-me dangsi-qi o-mbi.
1SGDE 出错-PFV 处 若有 脸面 刺扎-SIM 数落-COND 可以-PRS
我有过失, 当面数落使得。(《清话问答四十条》, 38b2)
- (21) ahun de bithe bi. 哥哥有本书。(Gorelova 2002:184)
哥哥 DE 书 有
- (22) minde gisun bi-fi, sinde fonji-he.
1SGDE 话 有-SIM 2SG.DE 告诉-PRF
我有话想告诉你。(Gorelova 2002:184)

X de 表领有者时, X 常为指人代词或名词, 表达后接名词性成分的领有者。谓语动词常为表达存在义的肯定形式 bi, 如例 (20) - (22); 或表示存在义的否定形式 akv, 如例 (18); 或形容词如例 (19)。例 (22) 有两个 X de 结构, minde 是 gisun 的领有者, sinde 是动词 fonjihe 的间接宾语, 表与事。

3. X de 表工具。这里的工具范畴包含方式、凭借和工具等语义,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方式或所采取的方法, 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例如:

- (23) enenggi jabxan de teisulebu-he be dahame,
今天 幸运 DE 相遇-PFV ACC 既然
今日幸得遇着。(《清话问答四十条》, 16a5)
elben-i bou be elde-mbu-me, dartai te-qi ojo-ro-u?
茅草-GEN 家 ACC 光照-CAUS-SIM 暂时 坐-COND 可以-IPFV-Q
到草舍光降光降, 略坐坐使得吗?(《清话问答四十条》, 16a5-b1)
- (24) damu jayan-i hvsun de hoxxo-ro o-qi,
只是 牙关-GEN 力气 DE 哄诱-IPFV 成为-COND
一味仗着牙关里的劲儿哄您。(《清话问答四十条》, 49a2-3)
qohome niyalma be fusihvxa-ra-ngge ayou?
特意 人 ACC 轻视-IPFV-NMLZ SBJV
岂不是专故的小看人吗?(《清话问答四十条》, 49a3)
- (25) amba-sa saisa emu gisun de mergen o-bu-mbi,
大臣-PL 贤者 一 言语 DE 智慧 成为-CAUS-PRS
君子一言以为智。(《清话问答四十条》, 37a4-5)
emu gisun de mergen akv o-bu-mbi.
一 言语 DE 智慧 NEG 成为-CAUS-PRS

一言以为不智。(《清话问答四十条》，37a5)

- (26) angga de hvla, mujilen de eje. 用嘴巴读, 用脑子记。(Gorelova 2002:185)
 嘴 DE 读.IMP 心 DE 记.IMP
- (27) beye-i gala-de jafa-ha-bi. 他用手抓。(Gorelova 2002:185)
 自己-GEN 手-DE 抓-PFV-PRS

例(23)中X de结构为jabxan de，其中jabxan为形容词，jabxan de作主要谓语动词teisulebu-he的方式状语。X de表方式时，X一般为形容词，位于所修饰的动词前。例(24)(25)表凭借义，表达行为动作实现的途径。例(24)中jayan-i hvsun de修饰动词hoxxo-ro，表面意思是“靠着牙关的力气哄您”。例(25)(26)中的X de都可以翻译为用X做什么事，X可以是简单名词，也可以是带有属格标记-i的复杂名词。

4. X de表场所。X de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例如：

- (28) aibi-de aqa-mbi. 在何方相见？(《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1a6)
 何处-DE 相遇-PRS
- (29) uba-de aliya-mbi. 在此处等候。(《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1a6)
 此处-DE 等候-PRS
- (30) uju de hukxe-mbi, falanggv de tukiye-mbi.
 头 DE 顶-PRS 掌 DE 擎-PRS
 头上头顶之，掌上擎之。(《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1a6)
- (31) bithe be dere de sinda-ha-bi.
 书 ACC 桌子 DE 放-PFV-PRS
 书放在桌子上面。(《满汉大辞典》，675c)

X de表场所时，X可以是表示处所的名词，也可以是疑问代词，如例(28)中aibi de的aibi就是疑问词“何处”。X de还可以与离格qi搭配构成N qi X de格式，表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qi表达起点，de表达到达的地点。例如：

- (32) golo-i heqen qi gemun heqen de 从省城到首都(Gorelova 2002:187)
 省-GEN 城市 ABL 首都 城市 DE

5. X de表范围。X de指动作或行为所涉及的方面，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例如：

- (33) tere emu gisun de, dule sinde waka sabu-bu-ha be, hono gvnina-ha-kv.
 那 一 话语 DE 不料 2SGDE 不是 看到-PASS-PFV ACC 尚且 想到-PFV-NEG
 那一句话上，竟得罪了你，倒不曾想到。(《清话问答四十条》，38a2-3)

- (34) jai de o-qi asih-a-ta sukdun etuhun.
 第二 DE 成为-COND 年轻人-PL 气 旺盛
 再者年少的人气盛。(《清话问答四十条》，19a5-b1)

- (35) baita de kiqe-mbi. 敏于事。(《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1a6)
 事 DE 勤-PRS

- (36) gisun de olhoxo-mbi. 慎于言。(《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卷，1b6)
 话 DE 谨慎-PRS

例(33)tere emu gisun de意思是“在那一句话上”，回指上文所提到的内容，并引出下文要阐述的新信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其后的动词短语dule sinde waka sabu-bu-ha形

成范围—动作语义关系。此句中还有一个 X de 结构, sinde 是动词 sabu-bu-ha 的真正施事者, 也就是被动句中的斜格成分。例 (34) jai de 表示第二、再者, 后接 oqi, 具有语篇衔接功能。例 (35) (36) 均为无主句, 句中的 X de 分别表达“在做事方面”“在说话方面”的意思, 其中 X 均为简单名词。

6. X de 表来源。X de 表示动作行为事件的出处和来源, 一般可以限定信息内容或事件命题信息的来源, 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例如:

- (37) meni gvnin de inu mudali-me yabu-re be sengguwende-re-ngge waka.
1PL.GEN 心 DE 也 拐弯-SIM 走-IPFV ACC 畏惧-IPFV-NMLZ NEG
我们的心里也不是怕绕着走。(《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 15a1-2)
- (38) mini gvnin de, muse uhei majige xufa-fi, inde asila-qi teni sain.
1SG.GEN 心 DE 1PL.INCL.NOM 一起 稍微 凑集-SEQ 3SG.DE 援助-COND 刚刚好
我心里咱们共同攒凑攒凑帮他刚刚好。(《续编(兼汉)清文指要》(上), 31b4)
- (39) bithe-de guqule-re doro be leule-he haqin labdu.
书-DE 交友-IPFV 道理 ACC 谈论-PFV 事件 多
书上论相与朋友的道理颇多。(《清话问答四十条》, 19a3-4)
- (40) duin bithe de, nonggi-bu-re-ngge ilan guqu, ekiyende-re-ngge
四 书 DE 增添-CAUS-IPFV-NMLZ 三 朋友 损害-IPFV-NMLZ
ilan guq use-he leulen be.
三 朋友 AUX-PFV 言论 ACC
《四书》上,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的话。(《清话问答四十条》, 41b3-4)

例 (37) (38) 中的 X de 分别表达 inu mudali-me yabu-re be sengguwende-re-ngge waka “也不是怕绕着走”以及 muse uhei majige xufa-fi, inde asila-qi teni sain “咱们共同攒凑攒凑帮他刚刚好”这两个小句内容的来源, 说明是谁具有小句所表达的观点和想法。例 (39) 中 bithe de 表示 guqule-re doro be leule-he haqin “谈论交朋友的道理”的出处; 例 (40) duin bithe de 表示 nonggi-bu-re-ngge ilan guqu, ekiyende-re-ngge ilan guqu se-he leulen be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的出处。其中 V-rA-ngge...be 对应古汉语“……者……也”结构。

7. X de 表原因。X de 表示动作行为事件的原因或理由, 一般在句中充当状语成分, 为非必要成分。例如:

- (41) umai mimbe tuwa-ra-ngge sain de, sihexe-re-ngge waka.
全然 1SGACC 看待-IPFV-NMLZ 好 DE 逢迎-IPFV-NMLZ 不是
并非是因待好, 就奉承你。(《清话问答四十条》, 50b3-4、50b4)
- (42) feten sain de, lak se-me uqa-ra-fi, ineku hargaxa-ra
缘分 好 DE 恰好貌 AUX-SIM 相遇-IPFV-SEQ 本来 仰慕-IPFV
gvnin be tuqi-bu-me gisure-ki se-mbi.
想法 ACC 出-CAUS-SIM 说话-IMP AUX-PRS
缘分好, 幸得遇见, 也要叙叙仰慕的情话。(《清话问答四十条》, 16b3-4)
- (43) age sini gisun de,
阿哥 2SG.GEN 话语 DE
阿哥因你的话上,(《清话问答四十条》, 17a3)

- bi qohome tere be bai-me gene-fi aqa-ha.
1SGNOM 特意 3SG ACC 寻找-SIM 去-SEQ 见面-PFV
我特去寻着见那个人来。(《清话问答四十条》, 17a3-4)
- (44) age bi simbe tafula-ha turgun-de, ume usha-me gvni-re.
阿哥 1SGNOM 2SGACC 劝告-PFV 缘故-DE 不要 噴怪-SIM 想-IPFV
阿哥我劝你的上头, 不要见怪。(《清话问答四十条》, 41a3-4、41a4)
- (45) bi niyalma be taka-ra muten akv turgun-de,
1SGNOM 人 ACC 认识-IPFV 能力 NEG 缘故-DE
我因为没有认人的本领,(《清话问答四十条》, 43b2-3)
jondo-fi gisure-me qohome tuwanqihiya-ra be bai-re-ngge,
常提起-SEQ 说话-SIM 特意 拨正-IPFV ACC 请求-IPFV-NMLZ
提起来说特求教正,(《清话问答四十条》, 43b3-4)

X de 表原因时, X 常常为复杂结构, 如例 (41) (42) X 为谓语是形容词的主谓结构, 例 (43) X 为属格结构, 例 (44) (45) X 为含有关系小句的名词短语结构。X de 表达后续动作行为的原因, 对应汉语翻译为“因……上或因……”。

8. X de 表时间。X de 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 在句子中作状语。例如:

- (46) guqu guqule-re de, labdu olhoxo-qi aqa-mbi.
朋友 交朋友-IPFV DE 非常 慎重-COND 应该-PRS
相与朋友, 着实要慎重。(《清话问答四十条》, 18a2-3、18a3)
- (47) age bi donji-qi, tere guqu uba-de dari-ha de,
阿哥 1SGNOM 听-COND 那 朋友 这里-DE 经过-PFV DE
阿哥我听见, 那个朋友在这里经过,(《清话问答四十条》, 20a2)
si emu erin-i buda, inu ulebu-he-kv.
2SGNOM 一 即时-GEN 饭 也 给吃-PFV-NEG
你连一顿便饭, 也不曾给他吃。(《清话问答四十条》, 20a3)
- (48) guqu-se ji-mbihe-de, untuhun-i tuqi-bu-ra-kv se-re.
朋友-PL 来-PST-DE 空的-INS 出-CAUS-IPFV-NEG 说-IPFV
朋友们来了, 不空教出去。(《清话问答四十条》, 21b1-2)
- (49) hafan te-re de bolgo oso.
官 作-IPFV DE 清廉的 成为.IMP
作官的时候要清。(《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1a6)
- (50) baita iqihiyra-de tondo oso.
事情 办-IPFV DE 公正 成为.IMP
办事的时候要公。(《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1a6)
- (51) ere fi be amba hergen ara-ra de baitala-mbi.
这 笔 ACC 大 字 写-PFV DE 用-PRS
这支笔在写大字时用。(《满汉大辞典》, 375c)

X de 表时间时, X 常常为一个 V-rA、V-HA 型名物化结构(贾越 2020), 其中例 (46) 以及例 (49) - (51) 的 X de 结构中, X 均为 V-rA 型名物化结构, 例 (47) (48) 为 V-HA

型名物化结构。例 (46) *guqu guqule-re de* 表示“交朋友时”，作谓语动词 *olhoxo-qi aqa-mbi* 的时间状语；例 (47) *tere guqu uba-de dari-ha de* 表示“那个朋友经过这里时”，其中 *uba-de* 表示处所；例 (48) *guqu-se ji-mbihe-de* 表示“朋友来了的时候”；例 (49) *hafan te-re* 表示“作官的时候”；例 (50) *baita iqihiya-ra de* 表示“办事的时候”；例 (51) *amba hergen ara-ra de* 表示“写大字的时候”。

此外，也可以与离格 *qi* 搭配形成 *N qi X de* 结构，表示从一个时间点到另一个时间点，整体表达一个时间段。例如：

- (52) *Julge qi te de isitala* 从远古时期至今 (Gorelova 2002:187)
从前 ABL 今 DE 直到

9. X de 表条件。X de 可以表达动作行为的条件义，表示“如果……”义，在句中充当条件状语。表达条件义时的 X de，X 通常也为表达命题内容的名物化结构。例如：

- (53) *talude endebu-fi, uxabu nakv ehe o-ho se-he-de,*
万一 失误-SIM 受牵连.IMP 之后 坏 成为-PFV AUX-PFV-DE
万一失措，带累坏了，(《清话问答四十条》，18a5-b1)
kejine subsi akaqun qi guwe-me mute-ra-kv teile waka,
许多 琐碎的 伤感 ABL 避免-SIM 能够-IPFV-NEG 仅仅 不是
不但不能免许多的烦恼，(《清话问答四十条》，18b1-2)
emu jalan-i niyalma fuhali waliya-ha se.
一 辈子-GEN 人 完全 完结-PFV 说.IMP
一辈子的人都完了。(《清话问答四十条》，18b2)

至此，满语 X de 的论旨角色层级及其语法功能可以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 1 满语 X de 的论旨角色及语法功能

de 的性质	X de 的论元类型	X de 的论旨角色	X de 的语法功能	X 的结构类型
与格标记	核心论元	与事	间接宾语（双宾句）	代词、简单名词或复杂名词短语
		结果	补语（致使句）	
		对象	宾语（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谓语句）	
介词	核心论元	施事	状语（被动句）	代词、简单名词或复杂名词短语
		领有者	状语	
		工具	状语	
	非核心论元	场所	状语	
		范围	状语	
		来源	状语	
		原因	状语	名词短语或复杂名物化结构
		时间	状语	
		条件	状语	

四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满语格助词 de 的相关研究, 归纳总结了三个争议点: de 的性质、X de 的语义角色、X de 的语法功能。通过区分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格范畴, 指出 de 的语法性质是与格, 语类性质是介词。当 de 为与格标记时, X de 可以表达与事、结果、对象等三种语义角色, 在句中可分别作双宾句的间接宾语、致使句的结果补语和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谓语句的宾语; 当 de 为介词时, X de 表达施事(被动句中)、领有者、工具、场所、范围、来源、原因、时间、条件等九种语义角色, 在句中作状语。将 de 的性质分析为与格标记和介词, 可以较好地解释 X de 可表达多种语法功能的特点以及 X de 既可以作核心论元又可以作非核心论元的语言事实。当然, 本文对满语 X de 论旨角色及语法功能的研究也是初步的, 相关现象还需进一步系统研究。此外, X de 的形式语义类型以及句法结构推导将择文另述。

参考文献

-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1983. 《满语语法》,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安双成. 1991. 《满语虚字 be、de、i、ci、deri 的用法》, 《满语研究》第 2 期.
- 安双成. 1993. 《满汉大辞典》,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 (清) 常 均. 1758. 《清话问答四十条》, 八旗官学刻本.
- 邓 晶. 2008. 《满语格词缀 -de 的语义及其翻译》, 《满语研究》第 2 期.
- 顾 阳. 1994. 《论元结构理论介绍》, 《国外语言学》第 1 期.
- 何 午、秦明明. 2006. 《中日语言的“格”表达》, 《外语研究》第 6 期.
- 季永海. 2011. 《满语语法(修订本)》,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贾 越. 2020. 《清代书面满语动词短语名物化论元结构与形态特点初探》, 《民族语文》第 5 期.
- 力提甫·托乎提. 2004. 《从短语结构到最简方案——阿尔泰语言的句法结构》,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刘景宪. 1989. 《自学满语教材(八)》, 《满语研究》第 2 期.
- 鲁方昕、陈保亚. 2019. 《格(形态)序列的构建与解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清) 万 福. 1894. 《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上、下卷), 凤山修订, 京都隆福寺聚珍堂书坊刻本.
- (清) 舞 格. 1730. 《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 三槐堂刻本.
- 徐烈炯、沈 阳. 1998. 《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 《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清) 佚 名. 1809. 《续编(兼汉)清文指要》, 三槐堂重刻本.
- 袁毓林. 2002.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 《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张美兰. 2014. 《汉语双宾语结构句法及其语义的历时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赵 展. 2014. 《论满语格助词的重要性》, 《满语研究》第 3 期.
- 周小臣、冯 晶、周永利. 2013. 《日语“格关系”中的“格助词”功能》, 《外语教学》第 5 期.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 2008. On phases. In R. Freidin, C.P. Otero and M. L.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 133-166. Mass: MIT Press.
- Fillmore, C.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and R.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pp: 1-88. New

-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Gorelova, L. 2002. *Manchu Grammar*.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 Gruber, J. 1965. *Studies in Lexical Relations*. Mass: MIT Press.
- Ouhalla,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Seco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 Study on Thematic Roles of “X de” in Manchu

WANG Xiaona

[Abstract] The case marker *de* in Manchu has divers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expresses abundant meanings. Previous studies on *de* and its related structures show that there is still controversy over the nature of *d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thematic rol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X *de*”.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thematic rol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X *de*” based on Manchu linguistic data and modern linguistic theories including case theory, thematic theory and argument structure theory. Through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nchu data, it is found that *de* can be analyzed both as a dative marker and a postposition. When *de* is the dative marker, “X *de*” serves as the core arguments of the predicate verb. When *de* is the postposition, “X *de*” can be regarded as a postpositional phrase and serves, except in passive constructions, as the peripheral arguments of the predicate verb. I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X *de*” assumes the role of recipient and functions as the indirect object. In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X *de*” serves the role of result and functions as the result complement. In the predicate adjective construction or intransitive verb construction, “X *de*” assumes the role of goal and functions as the object. In the cases where *de* is the postposition, “X *de*” serves primarily as the adverbial in the sentence, expressing the thematic roles of agent, possessor, instrument, location, range, source, time, cause and condition. Besides, research shows that “X” must be a nominal, which can be a pronoun, a bare noun, a complex NP or a nominalized structure. The study on *de*, a multifunctional category, aims to offer a reference for other systematic studies on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Manchu as well as other languages.

[Keywords] X *de* thematic roles grammatical functions

(通信地址: 110034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